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魂断斜阳·荒岛怪人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魂斷斜陽·荒島怪人
馮玉奇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魂断斜阳·荒岛怪人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魂断斜阳·荒岛怪人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
文史出版社, 2018.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-7-5205-0036-4

I. ①魂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0434 号

点 校: 张 颖 冯英梅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6.5 字数: 19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MINGUO TONGSU XIAOSHUO
DIANCANG WENKU



目 录

魂断斜阳

一、期我乎园中	3
二、赧然羞说病	13
三、谁为情颠倒	22
四、各自斗智强	30
五、夜半无人私语时	40
六、只羡鸳鸯不羡仙	49
七、偶然易马偏中计	60
八、才庆痊可便别离	70
九、飞雪游湖，情比火热	81
十、投书离间，心若死灰	91
十一、醉酒店从戎留书别	101
十二、过断桥流水送夕阳	113

荒岛怪人

一、噩耗传来 荒山显怪	12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历尽艰险 爱犬失踪	142
三、舍身救主 义薄云天	159
四、心猿意马 情海风波	197
五、孽冤算清空余泪	220
附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41

楊紅平詩集

魂断斜阳

一、期我乎园中

一阵凄凉的秋风，吹着那沿街几株梧桐树的枝叶儿，便微微地摇摆着不停，互相摩擦的结果，是发出一阵瑟瑟的音调。这音调在黄昏暮色的空气中流动，触送到人们的耳鼓，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。秋声是足以惊人的，人们对于秋的降临，心头上都会盖了一层黯淡的阴影。

淡淡的秋阳，已慢慢地爬到西山的脚下去了。所谓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太阳在将死的时候，它也会显出柔弱的光线，和地球上的一切，似乎也起了依恋惜别之情。但夜神是不徇情的，它绷住了冷静的面孔，对于西坠的斜阳，仿佛有这一种意思：你在世界上已横行了一整日，此刻总该是我胜利的时候了。斜阳已失却了热烈的炎威，它再没有力量抵抗下去，终于很伤心地涨红了脸儿，让暮霭一层一层地埋葬了它的身子。黄昏笼罩下的上海都市中的景致，此刻又变换了颜色，各处起了一层紫淡的烟霞，织成了轻罗，把这秽浊的都市，遮盖得分外的缥缈可爱。

水银那样的明月，已爬上了辽阔的天空。她那圆圆的脸庞，象征着一个处女的娇容，白嫩而皎洁，令人感到她的柔软可亲，最好让她拥抱到自己的怀中。夜是静悄悄的，充满诗情画意的兆丰公园里的景色，是那样清丽而幽雅。各处布满了成对的青年男女，内心荡漾着甜蜜的滋味，脸颊上都会浮现着一圈淡淡的红晕，沉醉在这

爱河里游泳着。

前面是个小小的池子，夜风吹荡着池水，微微地皱起了鱼鳞似的波纹，被那清辉月光的笼罩，反映出丝丝闪烁的光芒。四周疏疏朗朗地围着几株苍翠的秋柳，在秋风中飞舞着，仿佛正在挣扎它将残的生命。沉寂的空气中，除了青蛙呱呱的悲鸣，更显得是那样冷落与寂寞。

在那池畔的石栏杆上，有一个豆蔻年华的姑娘，用那条紫红的绢帕垫在她的臀部，双手环抱着膝踝，雪白的牙齿微咬着她殷红的嘴唇，很幽闲地静坐。但有时候也抬起粉脸来，凝眸远眺，似乎正在等着她心上人的到来，一件银灰的大衣斜放在她的身旁。她穿着一件苹果绿色条子薄呢的旗袍，衣袖是短短的，两条玉雪可爱的臂儿，仿佛可以榨出水儿来。脚下踏着一双红白相镶的香槟皮鞋，配着肉色的丝袜，更加瘦俏得雅致。头发一卷一卷的，做得很好看，覆盖着那个鹅蛋的脸儿，左颊上很显明的还深深地印着一个笑窝。这仿佛是万山环抱中的一个碧波样的小潭，在轻柔月光的吮吻之下，更清丽得动人，真是“眉若春山隐，眼若秋水横”。樱桃小口，银齿如雪；芙蓉其颊，杨柳其腰；玉骨珊珊，丰韵楚楚，虽非倾国倾城，实在亦可说是闭月羞花的了。

那姑娘似乎有些等得不耐了，慢慢地抬起两臂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然后又把纤纤玉掌按到嘴儿上，微微地打了一个呵欠，低头向手表瞧了瞧，见短针已指在八时了。她鼓着桃腮，有些儿生气，暗暗自语了一句：“怎么还不来？”不料，就在这个当儿，从她身后的树荫中匆匆地钻出一个西服少年来，一副白净的脸儿，配上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，十足显出英挺的气概。他见了池旁边坐着的女郎，仿佛是找到了一件珍宝那样的喜欢，脸上立刻堆满得意的笑容，蹑手蹑脚地转到那女郎的身后，把他的两手去蒙住了那女郎的眼睛。因为

是冷不防之间，所以那女郎倒猛吃了一惊。但她脑海里立刻有了一个感觉，这就哧哧地笑道：“逸民，你不用吓我，我还猜不着是你吗？你干吗这样迟来？我真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累你好等。你来了有多少时候了？”逸民放下了两手，慢慢地踱到了她的面前，一面弯着腰儿连连抱歉，一面又笑嘻嘻地问她。

“我吗？我吃了晚饭就来的，在这里已整整地等了一个钟点了。谁像你，好一个少爷的架子，到此刻才来。你若再不来，我可也要走了。”她起先还绕着一双又喜又怨的俏眼脉脉地向他瞟着，但说到末几句，心中实在有些生气，竟别转了脸儿，鼓着小腮子，表示不理他了。

“该死！该死！丽云，你快不要生气，我可不是故意迟来的，委实有一些儿事情，等会儿我可以告诉你的。”逸民见她薄怒含嗔的情态，虽然知道她不是真的生气，至少是含了撒娇的成分，但表面上又不得不向她打躬作揖地赔不是。丽云见他这个小花脸似的情态，便又回过头来，雪白的牙齿，微咬着鲜红的嘴唇皮子，秋波恨恨地白他一眼，把她绷住了的粉颊再也忍不住显出一丝笑意来，啐了一口，抿嘴笑道：“谁和你涎脸？那么你快说，到底有些什么贵干呢？若有半句虚言，那我可捶你！”丽云说着，把纤手向他一扬，又做个要打的姿势。逸民并不躲避，反走上一步，将她的手儿握住了，便在她身旁并肩坐下来，笑道：“丽云，你现在是愈加厉害了，假使你真的要打我，我是只好叫饶了。”

“我不要！你老欺侮我，我可走了。”丽云听他这样说，一颗芳心真有说不出的羞涩和喜悦，但脸部上立刻又显出娇嗔的情态，表示真的生气了。

“你别忙，我原说错了话，请你饶我这一遭儿吧！你听着，我马

上告诉你，自接到你的电话后，我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刚要动身，谁知偏来了几个不识趣的朋友，说长说短，仅管赖着屁股不肯走。我既不好说要来赴你的约会，又不好意思下逐客令，嘴里虽然和他们敷衍着，但一颗心儿是早已凌空飞到这儿来了。你想，那我不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吗？”逸民见她站起来真的要走了的模样，心里这就急了，连忙拉住了她，滔滔不绝地说了这许多话。丽云听他这样说，脸儿是娇红得妩媚，恨恨地白了他一眼，却嫣然笑道：“你又说谎了，刚才我在这儿找了许多时候，却没有见到你的心呢？”丽云说到这里，弯了腰肢，忍不住又咯咯地笑起来了。逸民见她娇憨得可人，心里是荡漾不止，抚着她手，很柔和地说道：“你一定骗我，我的心不是早已和你的心合在一块儿了吗？怎么你说没有瞧见呢！”丽云的明眸脉脉含情地瞟他一眼，忍不住低着头儿又哧哧地笑了。

“那么，你这几个朋友到你家里来有什么事情呢？”静悄悄的空气终于又被丽云清脆的话声震碎了。

“也没有什么大事，他们约我明天去参观运动会。你们校中也放假吗？”逸民见她一撩眼皮，掀起了酒窝微微地笑，这种意态会令人心醉的。

“国庆日自然放假的，这还用问吗？那么你答应他们去不去呢？”

“可不是？我这人真有些糊涂了，国庆日不放假，还待什么日子才放假呢？明天去不去我还说不定，因为我怕人太多了，会叫人挤得头疼脑涨的。”他的神情还有些犹豫不决的，不过他所以这样说，也许另外还含有些儿作用。

“哧！年纪轻轻，已怕人多头痛了，倒好像是个老头子的说话哩！”丽云扑哧地一笑，俏眼儿娇媚地瞅他一下，同时还把她小嘴儿噘了一噘。

“丽云，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倒并不是怕人多了脑涨头疼，实在留了时间想和你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呀！”果然逸民还有这一层意思，听进丽云的耳中，自然感到无限的甜蜜，粉嫩的两颊不禁又泛起了一片红霞。

秋风虽然是有些儿凉意，但吹在内心蕴藏着火样热的爱情的人儿的脸上，反感到了无限的适意和轻松。逸民见她脸儿是垂下着，脖子是白嫩得可爱。从夜风中触送到鼻管，还闻到一阵如兰似麝浓郁的幽香。这香味是从丽云身上发散出来的。逸民望着她白嫩的颈项，他有些儿想入非非，他的心神也有些儿陶醉了。

逸民姓李，今年是二十二岁了。他曾毕业大学，最近闲着无事，和几个同学创办了几种刊物，倒也风行一时。父亲名鸿儒，为海上银钱业之领袖，所以生活是相当的富裕。丽云姓何，年华双十，现正肄业于沪江大学。父亲名洽生，和鸿儒乃是世交，且又属同乡，故而两家时相过从，感情颇好。逸民丽云自幼同学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亲热已惯。现正都已长成，卿卿我我，亦更亲热异常。在两人的心灵中，早已以一对未婚夫妻自居了。今天晚上，丽云就约逸民在公园中做一会儿清谈，真是应着那句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的话了。

当时两人坐在池栏上，静静地沉默了一会儿。逸民觉得太寂寞了，于是把嘴儿慢慢地凑到她的耳边，悄声儿地又问道：“云，你明天愿不愿意也去瞧瞧呢？否则，我倒可以陪你一同去的。”

丽云这才微抬粉脸儿，来个媚意的眼波，向他膘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也好，我倒也想去瞧瞧。但是，你那几个朋友来不来约你？如果他们和你一同去，那我杂在中间，就有些儿不好意思吧！”

“那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不是十八世纪的小姐，难道还怕人家来取笑吗？况刚才原没一定答应他们同去，说如果去的，大家就在运动

会里碰见好了。我想你假使欢喜去玩玩，明天我就来约你，你说怎么样？”逸民微侧了脸儿，望着她的娇靥，似乎静待她的答复。

“我想，明天下午我到你家里来约你吧！因为我也好多天没有拜望你的妈妈了。”丽云沉吟了一会儿，带了极婉和的口吻，向他很正经地回答。

“那么你何不上午来呢？因为妈妈也很记挂你，说何小姐怎的又好多天没来了？也许是彼此熟悉了吧，所以母亲就很喜欢你，常说你的好。”逸民听她这样说，便握了她手，也笑嘻嘻地说着。不料这两句话听进丽云的耳里，顿时乐得眉飞色舞，乌圆眸珠在长睫毛里滴溜溜地一转，掀起了笑窝儿，急急地问道：“你这话可是真的吗？”逸民见她这惊喜的神情，一时倒不解何故，及至仔细一想，方才理会了。他一颗心灵是得意极了，情不自禁偎过身子，点头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我骗你干吗？母亲不但爱你，而且还看中你做……”

丽云听到这里，一颗芳心是别别地乱跳。她娇红了两颊，急把纤手儿去捂住他的嘴，嫣然地笑道：“请你别说下去吧，我已经知道了……”

“你知道了什么？那么你就给我代说下去……”逸民的心儿是不住地荡漾，他望着丽云羞红了的颊，忍不住神秘地哧哧地笑了。丽云恨恨地白他一眼，把纤指划在颊上羞他，啐了一口，笑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不怕难为情的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却把她娇躯倾斜到逸民怀里来。逸民得意极了，把手臂环住了她的肩胛，两人偎着默默地亲热了一会儿。

月光是那样的皎洁，好像一片水银倾泻下来，笼罩了整个的地面，反映起鱼鳞点点的光芒，好像是已溶化了的金块。沿池那几株婆婆的树木，已迷惘得如烟如雾，远远望去，胜如天上。忽然半空中起了一阵狂风，西面天际慢慢地驶来一朵浮云，把那光圆的明月

遮蔽了一角，使宇宙间的景色，加上了一层黯淡。逸民见天仿佛要落雨的光景，便伸手摸着她的柔荑，说道：“云，你冷吗？穿上了大衣吧！这天有些靠不住，我想还是回去了好吗？”

“不！你别胡说，那天是不会落雨的。我知道月亮姑娘她一定不肯示弱的，我定要瞧那可恶的浮云逃跑了，我才回家去。”丽云见那浮云把月儿遮蔽了一只角，心里便起了一些感触，噘着小嘴儿恨恨地说着。

逸民见她稚气得可爱，便撩起那件单大衣，亲自给她披上了，说道：“我们且站起来踱一会儿步怎样？”

“好的……我真坐疼了两腿……”说了这两句话，两人并肩站起，沿着那青青的草地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逸民忽然想着了一件事，回眸过去，又悄悄地问道：“上个月你不是告诉我，说你表姐从北平就回来了吗？怎的直到今日还不来呢？正是‘只听楼梯声，不见人下来’的。”

丽云听他这样说，便抿嘴哧地一笑。逸民见她不但没有回答，而且还神秘地笑，这就感到那笑至少是含有些儿意思的，便装作很奇怪的神气，又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难道我这句话就引起你这样好笑了吗？”

“哧！那还不好笑吗？她出来不出来，干你甚事？倒叫你望穿秋水似的，这样心急啦！”丽云露齿哧地一笑，抿了抿嘴，故意逗给他一个妩媚的娇嗔。逸民听她这么说，心里可急了，红了两颊，忙笑道：“问一声要什么紧？你的表姐我连人影子还不认识呢！难道你就疑心我有什么作用了吗？其实表姐从北平回来的话，也不是你自己和我说的吗？”

“就是你有作用也来不及了，因为人家前年就在北平结婚了。”丽云秋波瞅他一眼，有意逗着他急起来。果然，逸民跳脚道：“你这

话愈不对劲了，我要如存了什么野心思，我可以罚誓给你听的。皇天在上，弟子李逸民在下……”丽云不等他说下去，早已咯咯地笑得花枝乱颤，说道：“得了吧！你可不是杨延辉，唱什么《四郎探母》呢？”

“我倒希望做个杨延辉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个铁镜公主呢？”逸民听她这样说，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便急急说了这两句话。不料丽云“嗯”了一声，却送给了他一个娇媚的白眼。

“丽云，我有一个问题问你。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甜？什么东西最酸？”静悄悄地踱了一会儿步，逸民回眸过去又开口了。丽云听了，毫不思索地说道：“那还用问吗？三岁的孩子也知道，最甜的糖，最酸的是醋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逸民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这个问题你只有答出一半。最酸的是醋，这话不错。但最甜的可不是糖，却是爱情啦！”丽云听了，两颊盖上了一层红晕，啐了他一口，却也笑起来。逸民又道：“爱情的东西虽然是甜的，但有时候也会酸起来，这原因大半是为了吃醋的关系。心里有了酸素作用，所以说出话来，便觉得有些酸溜溜的气味了。”丽云听他这样说，那明明是在说着自己，一时两颊更加的娇艳了，撩起手来，恨恨地打他一下肩胛，啐他一口，低下头儿忍不住又笑了。

“奇怪！丽云，你打我做什么呀？”逸民见她这样娇羞不胜的情态，便把明眸凝望着她，故意不解似的问她。丽云并不回答，她把俏眼儿也含情脉脉地偷瞟了他一眼，不料四道目光，竟像电流一般触在一起来。两人都觉有些儿难为情，逸民笑了，丽云也笑了，真是说不尽的郎情若水，妾意如绵。

月儿是渐渐地斜西了，四周是静悄悄的，除了晚风吹动着树叶儿发出细碎婆娑的响声外，一切都像死过去了那样的沉寂。逸民瞧

了瞧手表，便回头向丽云轻柔地道：“我们回去吧！也许你的母亲等得心焦了。”

丽云频频地点了几下头。于是两人穿过一座板桥，向园门外踱出去了。公园的门口靠西人行道旁，停着一辆簇新的天青色奥斯汀小汽车。丽云拉开车厢，请逸民先跳了上去，然后自己跟着跳上，开了保险门，拨动机件，便向前直开去了。

“丽云，你真聪敏，这驾驶的技术，你不知怎么学会的？”

“这也是一个机会，那年暑天里，我闲在家里没有事，爸爸齐巧又到庐山避暑去，阿陆因此也没有事，所以我天天要他教。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，才把开车学会了。所以我要求爸爸买一辆奥斯汀，从此出入便把它代步，那倒真的便利了许多。”丽云口里说着话，她那两眼却只管望着前面马路出神。逸民点了点头，暗想：原来你是家里汽车夫教的，那就无怪是学会了。约莫十五分钟后，汽车已到哈同路中段。丽云驶进人行道旁停下，逸民已开了车门，回眸瞥了丽云一眼，点头含笑说道：“多谢你送我回家，那么你也早些回去吧！”丽云已是伸过一只纤手来，和逸民握了握，笑道：“那么明天再见。”

逸民忽然说道：“明天你上午来，还是下午来？我想就上午来吃中饭吧！”丽云凝眸含颦地想了一会儿，转了转乌圆的眸珠，说道：“没有一定，也许来。不过你们不要太客气。”

逸民一面跨下汽车，一面笑道：“准定不和你客气，那么你就上午来。”丽云哧哧地一笑，点了点头，明眸望着逸民已经步入那扇黑漆铁门的面前，他又回过身子来招了招手。丽云于是把纤手也在嘴上一按，又向他一摇，方才关上车门，又向前开着去了。

在街灯光芒下消逝了那辆小汽车，逸民这才伸手按了一下电铃。只听门役李福问了一声：“谁呀？”逸民笑着说声“是我”。那是少